

修車莞縣志序

東莞文史

編著

公因之資，料有述之輯也。自元皇

開皇後，亦屢矣。有明立

第八期

东莞市政协文史组编

一九八六年三月

东莞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期目录

- | | | |
|---------------|-----------|--------|
| 一、现存《东莞县志》叙录 | 杨宝霖 | (1) |
| 二、东莞中医院建院史略 | 何炎燊 | (24) |
| 三、岑学吕与孟山公园 | 袁洪铭 | (31) |
| 四、东莞名中医谱 | 袁治平 | (33) |
| 五、民国期间东莞县长名录 | 马汉民 王健 袁斌 | (40) |
| 六、石龙史话④ | | |
| ——县吏擅票取物 | 黄震杜 | (49) |
| 七、东莞胜景名山 | | |
| ——靖康海市 | 张俭东 | (51) |
| 八、东莞民间舞杂谈 | 王奇芬 | (54) |
| 九、东莞资福古寺 | 王健 | (56) |
| 十、明代女尸小考 | 袁德明 | (60) |
| 十一、封建时代东莞大事辑录 | 袁斌 | (64) |
| 编后话 | | (72) |

现存东莞县志叙录

杨宝霖

小引

我是东莞人，生于斯，长于斯，亦乐于斯。我爱东莞的现在，也爱东莞的过去；我展望东莞的未来，也要熟悉东莞的历史。要了解一县的历史，莫过于读县志。东莞立县于三国，于今已有一千七百六十多年，历史悠久，文化发达，自元初有志，明、清以降，编志者代不乏人。可惜厄于兵燹，危于兵火，现今存者，十不得一二。经历年搜求，获见七种，亦可谓幸矣。

一、历代编写的《东莞县志》

据陈伯陶《东莞县志》卷八十五《艺文略》三《史部》所载，历代《东莞县志》有如下十五种：

- | | |
|----------|----------|
| 《宝安志》 | 元·陈庚编 |
| 《宝安续志》 | 明·庄恭、陈义编 |
| 《东莞县志》 | 明·陈琏编 |
| 《东莞县志》 | 明·卢祥编 |
| 《东莞县志》 | 明·刘存业编 |
| 《东莞县志》 | 明·谢邦信编 |
| 《增修东莞县志》 | 明·陈士俊编 |

- 《东莞县志》 明·张二果编
《东莞县志》 清·李作楫、张朝绅编
《东莞县志》 清·邓廷皓、陈之遇等编
《东莞县志》 清·彭人杰修
《东莞县续志》 清·范文安修
《东莞县草志》 清·邓淳编
《东莞县志稿》 清·何仁山编
《东莞县志稿》 清·邓蓉镜编

还有二种，陈志未及记载的：

- 《东莞县志》 清·陈伯陶编
《东莞县志拟目》 民国·李仁荪编

二、现存东莞县志

1、〔天顺〕卢祥《东莞县志》残本三卷

序文半页七行，行十二字，正文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单栏，白口，无鱼尾，书口刻“重刊卢中丞东莞旧志卷×”。无收藏者印鉴及题记。

是书首录陈琏《东莞旧志序》，次为编者卢祥《重修东莞志书序》，序末署“天顺八年（一四六四）甲申上巳之吉”，此当成书之年。

卷一书名下题“中大夫太仆寺少卿邑人卢祥重修泉州府儒学教授邑人黄结校正”。考卢祥（一四〇三——一四六八）字仲永，樟村人。幼多技能，年三十始习举子业，宣德七年（一四三二）进士，擢南京礼科给事中，补吏科。天顺二年（一四五八）升南京太仆寺少卿，不久，以丁内艰归。

八年（一四六四）补顺天府丞，升金都御史，巡抚延绥诸边。成化三年（一四六六）致仕，明年五月卒，年六十六。卢祥外甥祁顺称“（卢祥）内艰归时修东莞邑志，考订精严，人称信史。”（《巽川集》）祁顺所信编志时间与卢祥自序所署时日合。

是书共十二卷，卷首一卷，为序文图四、目录、凡例，图已佚。此书海内无存，残本三卷藏于日本，笔者所见者为刻本残本复制本。此三卷为：

卷一	沿革	县名	分野	疆域
	里至	风俗	形势	气候
	风候	土产	山川	
卷二	城池	历世事迹	坛场	
	户口	赋税	县治	公廨
	县官题名	县官续题名		
卷三	儒学	书院	合属衙门	
	寺观	亭台塔	祠庙	坟墓
	坊乡	坊牌	古迹	桥梁
	津渡	铺舍	墟市	

卢祥编此志时，新安（今宝安）未析出，卷一《山川》中《杯渡山》条、《灵渡山》条、《挂角山》条、《大奚山》条、《葵涌山》条、《海島山洲》条，卷二《城池》中《东莞守御千户所城（即今宝安南头）》条，卷三《巡檢司》条、《盐场》条、《灵渡寺》条、《杯渡庵》条、《慧善庵》条等等，是研究香港史的重要资料。

是书书口刊“重刻卢中丞东莞县志”，可断为非初刻本，重刻于何时？书中无刻者姓名、刻书年月、书坊铺名，刻自何时，未能确指。然细心寻绎，亦可知为明刻清印本。书中凡编者自叙朝代的“朝”字上挖去原字，补入“明”字，“明”字笔迹与上下各字风格不同，宛然可辨。又书中“明”字之上，多有黑块（作■），当隠处，应是“皇”字，“皇明”，卢祥称自己之朝也。又书中“胡人”之“胡”，挖去“胡”，因清朝之忌讳也。明代避讳，天启、崇祯两朝始盛，书中“校”、“检”二字，均无缺笔，可知刻于天启以前（天启名由校，崇祯名由检），这是明刻清印之证（详细情况，参见发表于1985年3月28日香港《大公报》笔者拙文《明（东莞县志）版本小考》）。

2、〔崇祯〕刻本《东莞县志》

序文半页五行，行十字；正文半页十行，行二十字；钞本。无边栏，无括，行书。书口书“东莞志卷之×”中书卷目，下书页次，分装八册，每册第一页有“陈光远藏书记”直行隶书木印，印色颇劣，字迹亦不清晰。

全书分八卷，卷首一卷，卷首为本书之序、旧志序、凡例、总目。本书题为《重修东莞县志序》（大字）为汪运光作。汪运光为当时东莞知县，崇祯七年（一六三四）十月到任，崇祯十二年离任。汪运光字启新，号心毅，南直隶歙县（今属安徽）人，崇祯四年进士。序首云：“今上崇祯拾有贰年岁在己卯，宝安邑志纂修告成”，则知是书成书之年。又云：“五年措稿，再浃月而卒业”，书，编写五年而后成。

旧志序均为小字，共四通，为：元皇庆二年（一三一三）郭应木的陈庚《宝安志》序、正统七年（一四四二）陈琏《东莞县志》序、天顺八年（一四六四）卢祥《东莞县志》序、弘治十七年（一五〇四）刘存业《东莞县志》序。

是书内容分类与其他县志大异，卷一地舆志、卷二政治志、卷三学校志兵防志、卷四官师志、卷五人物志、卷六卷七艺文志、卷八外师。

每卷第一页均题“邑人张二果，南海曾起莘重修”，据汪运光序，知曾起莘订正。考张二果字稚复，号蔚公，博厦人，天启七年（一六二七）举人。与曾起莘、丁邦桢友善。后与曾起莘入庐山为僧，又创罗浮华首台，水帘洞山诸寺，卒于庐山。曾起莘（一五九九——一六七六）字宅师，番禺人。崇祯六年（一六三三）举人。崇祯十二年（一六三九）在庐山出家为僧，法名函惺，字丽中，一字天然。与抗清英雄陈子壮、黎遂球等交厚。明亡后，抗清义士出家为僧者多依其门。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八月卒。

是书记事，下至崇祯十一年。如云：“（崇祯）十一年知县汪运光奉部文大练乡兵。”“强贼西门外水头街曾家，知县汪运光立捕其党”。在总目中，每一细目下都注明采访者及撰写人，如“坊都 街巷 桥渡 墟市”下注“丁邦桢采”，“山川 潮汐 物产”下注“叶椿、李贞同采”，“赋役”下注“龙玠、陈万几同采”。陈万几、李贞，丁邦桢都曾参加张家玉的抗清队伍。如果不是此书留下一点痕迹，还不知道抗清志士曾参与《东莞县志》的编写工作。

是书详细记录明代东莞各时期的兵额、每兵的饷银、职官的奉禄及人口、田地、租收的具体数字，如记人口：

弘治五年（一四九二），户一万四千八百七十五，口一十四万一千九百六十二。

正德七年（一五一二），户二万五千一百五十七，口一十四万二千二百六十三。

嘉靖元年（一五二二），二万五千九十九，口一十四万二千四百七十一。

嘉靖二十一年（一五四二），户二万五千二百八十六，口一十四万二千一百六十九。

嘉靖三十一年（一五五二），户二万五千三百六十，口一十四万六

如记田地，租收：

弘治五年（一四九二），官民田地山塘一万二千二百二十七顷九十亩四分四厘。夏税三十六石二斗九升，秋粮四万六千三百二石二斗一合九勺。

正德七年（一五一二），官民田地山塘一万二千二百二十七顷五十九亩九分七厘二毫，夏税三十六石二斗九升八勺秋粮四万六千三百二十二石八斗九升七合八勺。

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官民田地山塘一万二千二百三十一顷四十六亩三分五厘四毫，夏税三十六石二斗九升八勺秋粮四万六千三百六十石三升八勺。

嘉靖二十一年（一五四二），官民田地山塘一万二千二百四十四顷一十一亩四分二厘八毫，夏税三十六石二斗九升

八勺，秋粮四万六千三百七十五石六斗一升五合。

嘉靖三十一年（一五五二），造册官民田地山塘一万二千二百四十四顷一十五亩四分二厘八毫，夏税三十六石二斗九升八合，秋粮四万六千三百七十六石五斗六升七合四勺。

这是研究东莞经济史的第一手材料。

记载袁崇焕事迹，在全国方志中，以此书为最早。袁崇焕被冤杀距此志之成仅九年，其时不敢为袁崇焕立传，但在卷二《政治》中记袁崇焕在辽东杀敌事多条，又记袁崇焕被杀。在卷三《学校》中记袁崇焕中式云：“万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袁崇焕寄广西藤县学中式。”在卷三《学校》又云：“袁世祥 以孙崇焕贵，累赠兵部右侍郎右金都右都御史。”“袁子鹏 以子崇焕贵，封副使，累赠兵部右侍郎右都御史。”这些，都是证实袁崇焕是东莞人的可靠资料。

这个抄本在书中条文之上，多有淡红木刻楷书圆印“查”“抄”两字，条文下端右旁多有毛笔行书“已钞录”、“已录”等字，证明这是陈伯陶编《东莞县志》时所用之本。又细察书中文字用笔风格，字形与“已钞录”、“已录”等字相同，可证此书必抄于陈伯陶编《东莞县志》之时，抄者为修志局中人。

是书全不避清讳，凡遇“今上”（指崇祯），提行抬头，又“学校”一律作“学校”，是避天启讳（天启名山校），可知所据底本是明刻本或抄本。

东莞现存县志，以完整的计，以此书为最早。三百余年

沧桑变幻，而硕果仅存，亦莞人之幸也。

3、〔康熙〕李作楫、张朝绅《东莞县志》

序文大字，半页五行，行十字。旧志序及正文小字，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刻本，白口，单鱼尾。书口在鱼尾之上刻“东莞县志”，鱼尾下刻卷次，书口下端刻页次。分装九册，每册第一页均钤“秘阁图书之章”大型朱文篆印，可知原为大内之物。

全书分十四卷，卷首一卷。卷首录序文一，旧志序录郭应木、陈琏、卢祥、刘存业及黄佐刘存业《东莞县志》序，又录凡例，共十二条，下署“刘祖启识”，又录纂修姓氏。序文为当时东莞知县郭文炳作，作于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此成书之年也。

卷一《图考》中有图九幅，为《东莞县总图》、《京山司图》、《中堂司图》、《缺口司图》、《白沙司图》、《县城图》、《县治图》、《学宫图》、《虎门寨图》，各图为丁洗作。

郭文序称：“圣天子特命史馆纂修《大一统全书》，诏征天下郡国新志，炳仰承宪檄，商之同年文挺叔（文超灵）、学正尹尔任（尹之達）两先生，未几而皆以赴选，未获卒业，乃复请正于鹤庆守李先生济巨、高密令张先生元沙，偕孝廉明经诸君而订缉之。”则主编者为李济巨，张元沙。李济巨名作楫，字济巨，号白川，东莞白市人。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进士，累官溧水知县、汾州府同知，鹤庆知府、大理知府，解任归家，杜门著述，编莞志当在此时。家居六载卒，年六十六。

张元沙，名朝绅，字伟行，号元沙，张家玉堂叔，东莞万江租村头村人。康熙三年（一六六四）进士，为山东高密令，解组归，年八十四卒。

是书分类较卢祥志、张二果志为明晰，分沿革、疆域、星土、山川、风俗、城池、坊都、桥渡、墟市、户口、田赋物产、盐法、屯田、水利、职官、名宦、公署、仓库、邮传、恤、学校、选举、秩祀、礼仪、祠庙、祥异、荒政、兵防、古迹、丘墓、坊碑、寺观、人物、艺文、外志等三十六门，分类井然。

在卷三《山川》中，仅叙山、岩、石、泉、井、湖、潭、州、海，而不及河流。凡所载，属名胜者，均附前人题咏。如“海月岩”条附何潜渊、赵东山、黄子才、刘鸿渐、陈向廷五人诗。这是此志的特点之一。

《艺文》一门，卢祥、张二果二志仅录诗文，此志卷十三《艺文》除录诏诰、对策、章奏、序跋、记、文状、语录、书、赋铭诗之外，还载书目，记录历代莞人著作一百四十七种，这也是此志的特点之二。

卷四《物产》一门，除详记莞产的动植物外，有《布属》、《帛属》、《货属》三类记莞之工业品和副食品。如《布属》云：“有蕉布，有丝、有丝经、有麻经，有黄山、有家机，有青麻，有善政，有络麻。”《货属》云：“有纸，有笔，有扇，有香皮纸，有乾枝（荔枝干），乾圆（龙眼干），多牙香，多片糖，多白糖，有胶纸扇，有蜜糖，有火油，有莞席，有白蜡，有伞，有靛，有陈皮，有蚬灰，有苏木，有竹青，

有砖，有石，有瓦。”是研究东莞乃至广东的经济史的资料，这是此志的特点之三。

此志卷四《户口》，仅七条，《田赋》亦十分简略，远不及张二果志之详。这是不足之处。

卷十三《艺文》录梅尧臣《食蚝》诗一首，首云：“薄宦游海乡，雅闻嘉康蚝”，此诗不见于各种版本《宛陵集》或《梅尧臣诗集》中，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朱东润先生校注的《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一书，亦不载此诗。朱先生函示，谓“据梅臣行纵，南至湖州而止，其地去海尚远，去粤更远。诗言‘薄宦游海乡’，又谓‘抛之还土人’，似与梅尧臣生平无涉。”则此非梅诗甚明。以后诸莞志，俱沿其误。

此书刻于何时，无书坊牌子及书明刻书年月，不能作直接说明。细察书中“玄”字缺笔，而“胤”、“弘”、“历”诸字不缺笔不改字，则此书必刻于康熙间。

4、〔雍正〕周天成《东莞县志》

序文大字半页六行，行十字，遇提行为十二字。正文半页十一行，行十九字，遇提行为二十一字，注文一行双字，仍为十九字，乌丝栏，上下双栏，白口，单鱼尾，书口上刻“东莞县志”四字，中刻“卷×”并刻卷目，下刻页次。

据广东总督鄂尔达序及抚粤使者杨永斌序，知此志为东莞县令周天成编。周为县令，主持其事而已，编写当另有他人。周天成在此志的凡例中，谓“与邑中同志泚笔以应，其名氏另详别简。”检全书无修撰人员表，同修者姓名，不得而知也。

周天成自序末署“雍正八年（一七三〇）岁在庚戌九月。”序称：“旁搜远绍，自康熙己巳（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迄于今雍正庚戌，计四阅月而告竣。”则知在周天成任东莞县令（在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前的三十七年，已开始搜集资料（康熙二十八年，即康熙《东莞县志》成书之年）由于资料的长期积累，所以周天成在短短的四个月里能编纂成书。

此志编成于雍正八年（一七三〇）是无疑的，但卷一《图纪中》《金鳌塔图》、《宝安新仓图》、《五云亭图》、《龙溪书院图》等四图，下有乾隆三年、五年、六年邑令印光任建字样，又检书中凡“弘”字改为“宏”“睂”字改为“曄”，避乾隆讳（乾隆名“弘曄”）而“琰”字不避（嘉庆名颙琰），可见此志刻于乾隆间。上述题有“邑令印光任建”的四图，与前面十幅图中隔空白纸一页，大概在此志校对时增印光任所建的四图。

编者周天成，字织甸，江苏上元人。康熙四十一年（一七〇二）举人。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至雍正九年（一七三一）任东莞县令，颇有政声。在莞曾作《悯农诗》，极言农民生活的辛酸，中有云：

上完县官租，下逼豪家债。顾此则失彼，严谴安可贷。况我八口人，亦要餐粗粝。卒岁不及支，麦秋何以待。北风动地起，冽冽晨霜届。老妻既单寒，稚子尤狼狈。痛昨谷贵时，已抱衾绸卖。种贝少花实，锄豆多汙菜。荒畴百不登，生理为之奈。农家苦有此，比亲见其

害。夫何当路子，绮纨盛侈泰。前堂罗笙歌，后屋列粉黛，黄金任意挥，车马日高会。可怜中人产，下箸恣一啜……。

把旧社会的贫富悬殊，写得淋漓尽致，直斥当权者的荒淫挥霍，同情农民的血泪艰辛，作为县令的周天成，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是难能可贵的。

此志分十四卷，共三十七目，卷首一卷。其目为：

图纪	沿革	疆域	星土	山川
风俗	城池	坊都	桥渡	墟市
户口	田赋	物产	盐法	屯田
水利	职官	宦绩	公署	仓庾
邮传	恤赏	学校	选举	秩祀
礼仪	祠庙	祥异	荒政	兵防
古迹	邱墓	坊版	寺观	人物
艺文	外志			

此志纪事，至雍正七年（一七二九）而止。

此志记历代户口，极为简略，仅得三页。记田赋，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以后记载较详，以前则极为简略。记物产，分谷属、桑麻属、菜属、瓜属、果属、药属、花属、草属、竹属、木属、禽属、兽属、鳞属、介属、昆虫、布属、帛属、货属等十八子目，记载颇为详细，在货属中，对于东莞的特产如：银、珠、蜜香纸、莞席、糖、香等，另立专条详为叙述。

《艺文》一目，分诏令、对策、章奏、序跋、记、文状

、议、书、语录、赋铭、诗歌等十一子目，专收篇什，相当莞人历代诗文选。总目中，尚有“书目”一子目，但有目无文，可见仓促成书，尚有遗漏。

此志海内流传甚稀，仅知故宫博物院有藏本。刻于何处，书中未有标明，顷阅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所藏嘉庆《东莞县志》在卷首图中，有雍正志图二页，其纸质、墨色与嘉庆志无异，可见刷印嘉庆志时将雍正志版误印，可以推知，二志版本同在一处，嘉庆志扉页刊明“本衙藏板”，则雍正志亦刻于“本衙”（东莞市署）。

5、〔嘉庆〕黄时沛《东莞县志》

序文大字半页六行或七行，行十三、十四字不等，遇提行加二字。正文半页十一行，行十九、二十字不等，提行二十一字。正文为乌丝栏，白口，，单鱼尾，双栏，书口在鱼尾上刻“东莞县志”四字，鱼尾下刻卷次，页次。扉页右刻“嘉庆二年（一七九七）孟冬重修镌”，中刻“东莞县志”四大字，左刻“本衙藏板”。

卷首首列“修志姓氏”十三人。主修为东莞知县彭人杰、东莞知县范文安。纂修为吏部文选司主事黄时沛。彭人杰序称：“友人黄君石农（按黄时沛字石农）在籍，驰书币延总其事，进邑中诸君子助之。”实则此志总编辑为时沛，县令彭人杰主持其事而已。而后世均称“彭志”，黄时沛姓氏混矣。

彭人杰，字英堂，江西庐陵人。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知东莞县，嘉庆二年（一七九七）八月移知南海县。

《东莞县志》修成时，彭人杰已离任，故其序此志于南海。续任东莞知县者为范文安，所以此志《修志姓氏》中主修一栏列范文安之名。

此志有嘉庆三年九月广东巡抚陈大文《重修东莞县志序》，两广总督觉罗吉庆《东莞县志序》及彭人杰序。彭序称：“事增于前者十之四，文省于旧者十之二，词质而事核。”《例言》又谓：“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存原本者，仅十之一。”黄时沛只顾文字简短，邑中事迹，多所遗落，“板出，邑人士不谓然，乃摭其遗落，为续志二册，请署令范敬亭文安制刷并行”（见民国《东莞县志》陈伯陶序）。可惜这二册的《续志》绝不见前人称引，想久已无传了。

此志分四十六卷共二十四目：

沿革	疆域	气候	山水	城池
公署	学校	祀典	坊都	户口
田赋	盐政	水利	兵防	屯田
仓驿	桥渡	坊表	职官	名宦
选举	人物	列女	方技	释道
祠庙	寺观	墓域	风俗	物产
祥异	古迹	杂志	艺文	

另有卷首一卷，卷首中有图五幅，为：县境全图、县城图、县治图、学宫图、虎门图。图较雍正志为详细。

此志卷数虽较雍正志为多，但全书篇幅反而不及，这是黄时沛“文省于前”之故。

《物产》一目，最为简略，以莞地物产之丰，此志载之

不及三页，仅收稻、黑豆、芋、鱼冻布、盐、蔗、香、莞草、荔枝、蕉、波罗蜜、榄、禾花雀、鲥鱼、蟹、蚝、水母、沙螺、紫石英、使君子、蜜香纸等二十一种，可谓挂一漏万。物产的排列，亦漫无伦次。但是每种物产，有较详细的说明，较雍正志仅列品名为进一步。

雍正、嘉庆二志编于清朝文字狱盛行之际，凡有触清忌讳者，不敢登其只字，故雍正志无抗清的张家玉、苏观生诸人传，嘉庆志在《例言》中说明：“向查办违碍书籍时，府、县志皆奉文铲削，今于列传、选举中删除净尽，遵功令也。”今此志《人物》中，有张家玉、苏观生诸人传，传文均录自《明史》本传，因其时清朝官修史书《明史》已出，故敢收张、苏诸人传记也。

此书问世，虽不及二百年，而流传甚少，笔者所见，省内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图书馆各藏一部，均为残帙。东莞博物馆亦藏一部，缺第九册，后据中山图书馆藏本补抄，而其他本八册中，亦常有缺页，共十余张。笔者所见之本，完整无缺，字口明晰，绝无模糊漫灭之迹，殆初印之本也。去年美国宾州大学博士穆素洁女士（印度人）来华见告，谓该校亦藏一部，已误为乾隆《东莞县志》了。

6、〔民国〕陈伯陶《东莞县志》

东莞自有志以来，集旧志之大成而有所创新者，是民国十年（一九二一）成书的《东莞县志》

此志为莞城养和书局铅印本，分装二十册，地图一册，共二十一册。主编陈伯陶序云：